

鳳凰

天衣有风 著 FENG QIU HUANG

万里江山，只如过眼云烟，为你回眸一笑，我甘愿一生一世，因你而囚。



凤囚凰

FENG QIU HUANG

【上】

天衣有风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BEIJING INCLUD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囚凰：典藏版/天衣有风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 7

ISBN 978-7-5399-4600-9

I. ①凤…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33785号

书 名 凤囚凰 (典藏版)
作 者 天衣有风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赵丽娟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赵丽娟 吴莹莹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700千字
印 张 60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600-9
定 价 69.80元 (全三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卷 ₁

缓带轻裘疏狂事，天阔云闲向歌声

第一章·春色关不住 3

第二章·魂魄今安在 6

第三章·来路不可溯 12

第四章·活色暗生香 18

第五章·有绿竹如簟 28

第六章·玩弄于股掌 34

第七章·一箭三雕计 40

第八章·天地为炭炉 46

第九章·街头狂奔秀 54

第十章·临时抱佛脚 61

第十一章·敬酒与罚酒 68

第十二章·流水非诗会 74

第十三章·王家有意之 82

第十四章·倚马可千言 88

第十五章·谋算无遗策 94

第十六章·不舍弃的人 100

第十七章·无以破妖烧 106

第十八章·相信不相信 112

第十九章·问君如有意 117

第二十章·花伤并鹤唳 123

第二十一章·近亲情反怯 132

第二十二章·但见新人哭 138

第二十三章·流向与意志 144

第二十四章·我赠君砒霜 152

第二十五章·卖艺不卖身 156

第二十六章·上梁下梁歪	162		
第二十七章·弦为知音断	168		
第二十八章·难得无价宝	174		
第二十九章·灯半昏黄时	180		
第三十章·睡到自然醒	187		
第三十一章·原非聪明人	193		
第三十二章·闭口无须辨	199		
第三十三章·草木本无心	205		
第三十四章·尽人事而已	211	第三十八章·一叶而知秋	237
第三十五章·装神不弄鬼	217	第三十九章·惺惺遥相惜	244
第三十六章·天命不可违	223	第四十章·琴心今何在	250
第三十七章·十步见芳草	230	第四十一章·阳关独木桥	259
		第四十二章·袖里藏乾坤	263
		第四十三章·我乃世俗人	269
		第四十四章·微服未私访	280
		第四十五章·似被前缘误	284
		第四十六章·两个刘子业	290
		第四十七章·各自的底线	296
		第四十八章·血色无情月	307
		第四十九章·可以清心也	317
		第五十章·谁的钟子期	324

CONTENTS

目录

第一卷

FENG OU HUANG

缓带轻裘疏狂事
天阍云闲向歌声

那琴声和歌声都不甚分明，一东一西，却仿佛遥相应和。
琴声稍高时，那歌声便低缓下来，而歌声清远之际，琴声便微不可闻。

第一章
FENG QIU HUANG

春色关不住

这么荒诞的场景，
居然就出现在她的面前！

一觉醒来，比发现身边睡着一个裸男更可怕的是什么？

是五个裸男！

现在的楚玉，便面临着这样的境况。

从甜美的酣睡中醒来，楚玉隐约感觉到身边有人。以为是好友跟她闹着玩儿，她便半支起躺得酥软的身体，睁开蒙眬的睡眼，随意地，甚至有些漫不经心地朝身旁看去——

楚玉一看，立即如遭雷击，周身的舒适闲逸不翼而飞。

睡在楚玉身旁的少年，看上去约十七八岁，乌黑的长发披在赤裸的圆润肩头，形容秀美，眉如远山之黛，唇似三月桃花。

这少年生得像女孩子一样秀美绝伦，可是再怎么秀美绝伦，他都是个男人。

任何一个正常女孩子，一觉醒来时，发觉身边睡着一个没穿衣服的少年，恐怕心情都不会太过愉悦，即便这少年相貌十分秀丽。

楚玉还有些迷蒙的脑子顿时被炸得清醒过来，随后，她更加吃惊地发现，丝被下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丝不挂的——难怪她方才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

震惊之中，楚玉慢慢地感受到一丝屈辱，随后陡然放大，因为这屈辱，她全身都微微颤抖起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此时楚玉方发觉，身上盖的被子是非常精细的丝被，被面绣工繁丽精致，而身子底下的床，大得可以随意打滚。

这个少年是谁？怎么会睡在这里？她为什么又没穿衣服？

咬着牙，楚玉想推醒身边的少年，却听得身后传来一声浅浅的呻吟，她的身体立时僵住了。

她慢慢地转过身，慢慢地调动目光，当看见身后躺着另一个没穿衣服的男子时，楚玉终于无法再保持冷静了。

错愕，惊恐，屈辱，各种复杂而强烈的情绪在楚玉胸中激荡着，太过突然的变故让她无法接受，思维甚至陷入停滞状态，最后化作一声低哑的、极度压抑的叫喊：“啊——”她双手紧紧地抱着丝被，遮挡着自己赤裸的身躯。

躺在她身侧的两个少年被楚玉的叫声惊醒，睁开眼来。而在两个少年坐起来后，楚玉看见，在床下又先后爬出来三个少年。他们身上都只裹着一层薄薄的绢布，伴随着起身的动作，绢布滑落在地，露出赤裸的身躯。

楚玉只觉得眼前一黑，几乎晕过去。所幸她自制力还算不错，强令自己不在这个时候失去意识。饶是如此，她还是不由得有些恍惚：一，二，三，四，五，竟然有五个没穿衣服的男人，这算什么？6P现场？

这么荒诞的场景，居然就出现在她的面前！

楚玉用力地咬了一下嘴唇，坚硬的牙齿陷入柔软的双唇中，微微的疼痛让楚玉冷静下来，神志略略清醒了一些。

待楚玉定下神来时，见那五个少年中有四人已经整整齐齐地跪在床边，而剩下的那个少年，便是楚玉最先看到的少年。只见他飞快地一展臂，将挂在屏风上的衣衫拉下来，宽大的衣服像蝴蝶羽翼一样展开，披在他光洁修长的身躯上。

衣袂破空之声打破死寂的安静。

少年是屋内唯一一个勉强算是穿衣服的，楚玉不知该往哪里放的目光无措地投向了。他。

楚玉这时候注意到，那衣服很宽大，制作精致典雅，纯白色布料，领口与袖口却有一条大约一寸半宽的黑色镶边，其上文着隐约滑过暗光的精美纹饰。

衣服往身上这么一披，少年立现神采飞扬的气度。他看上去十七八岁，容颜秀丽，还带着那么一丝心底无邪的纯真稚气，可是他的眼神那么的高雅，好似蓝天白云，高山流水。

方才他闭着眼时，觉着他容色秀美，待他睁开眼后，楚玉却只能注意到他的神情高雅不可攀附，仿佛那温柔的秀色，都被高旷之气洗涤一空。

他是谁？

少年将衣服的领口用一只手拢着，另一只手将头发捋至颈后，偏头对楚玉微微一笑。相比其余四人的跪伏姿态，少年如有一种洗练般的豁达。别人跪着，他站着，他是屋内唯一一个以平等的目光与楚玉对视的人。

少年慢慢地走过来，衣摆有少许拖过光滑无尘的地面。他温柔地看着楚玉，曼声道：“公主怎么了？是不是做了噩梦？”

空气中弥漫着舒雅慵懒的靡丽香气。楚玉闻听，心头陡然升起无可遏止的寒意，甚至在这温暖如春的室内，她也忍不住微微颤抖着。

也许……这本来就不是开玩笑？

第二章

FENG QIU HUANG

魂魄今安在

那么多的眷恋和羁绊，
被时间之刀狠狠地斩断。

这里是一间卧房。

这卧房内的摆设繁丽精美，透着一派婉雅秀丽之象，墙边挂着鎏金凤灯，屏风案几端庄典雅，皆是古式家具。

之所以开始怀疑这并不是一个玩笑，是因为，楚玉彻底清醒过来终于想起，假如按照常理来说，她应该已经死了。

在这次醒来之前，她最后的记忆是飞机失事，那并不是什么好的回忆，可是她也必须去面对。

飞机失事，然后，她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睡在五个赤裸少年的身边，身上并无半点伤痛，屋内的摆设都是不可思议的繁华典雅，而她的手……

楚玉看着自己抬到了眼前的手。这根本不是她的手，骨肉均匀，白皙纤丽，细嫩的肌肤上没有伤痕或粗糙的硬皮旧茧，这双手简直养尊处优到了极点，绝不是楚玉自己所拥有的修长骨感的、有儿时摔倒留下伤痕的，以及长期握笔生出硬茧的手。

这是最大的不协调，也是莫大的证据。

这不是玩笑，她所认识的人里，没有人能和她开这样大手笔的玩笑。

生前的楚玉每每闲暇之时，喜欢看网上的流行小说，其中有写穿越时空、借尸还魂、夺魄重生，虽然故事都新颖有趣，但楚玉却丝毫不曾当真，只把它们当

做是奇妙的幻想。可是当无法辩驳的证据落到了自己身上时，楚玉才想起这个不可能的可能。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少年以及陌生的身体。

除了穿越，楚玉想不到别的更合理的解释。

楚玉眼前一黑，几欲晕倒过去，心脏剧烈地紧缩，巨大的变故让她几乎无法承受，可是她不得不强迫自己接受眼前的事实，并且开始思索。

少年说话的口音有些奇怪，发音与现代人说话截然不同，像是某地的方言，却又不是楚玉自己所知道的任何一种。可是，奇怪的是，楚玉却能够毫无障碍地听得懂，好像她原本就掌握了这种发音似的。

楚玉知道，古代汉语的发音，在经历了千百年的变迁之后，与现代汉语是大不一样的，但这都不是她所要追究的重点。目前最关心的是，她是谁？她在哪里？这是什么时代？

内心被极度的惊恐与不知所措充斥着，但是在理智被逼到极限的时候，却又无端地衍生出一种极端的冷静来，好像将理智抽离出来，变成另外一个灵魂，冷冷地旁观着，思索着，考量着。

这少年叫她公主，再看他的穿着，多半不是清代或元代的，这两个朝代首先可以排除。但是她现在的身份，难道真的是一个公主吗？

心念电转之间，楚玉的脑中飞快地晃过几个念头，她以尽量平稳的声音道：“你们都起来吧，先把衣服穿上。”话才出口，她便有些后悔，要是让他们听出发音不同该怎么办？可是片刻之后，她又猛然发觉，自己说出来的话，说话的语调发音，也因为这身体的改变而改变了。

发音的变化这个疑问先暂时搁置了，因为楚玉分明瞧见，在自己说了让四个少年起身的话后，最先站着的那少年，漆黑的眼眸里闪过惊诧之色，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瞬，可是这也被敏感的楚玉捕捉到了。

她说错话了吗？

楚玉心跳加快，不安地猜测着，只见那少年的惊诧之色一闪而过后，面上神情似笑非笑，“公主今日看起来有些不同。”他偏头随意吩咐那四名少年，“你们先出去，待会儿有事便会唤你们进来。”

他的话似是极有威信，四名少年原本听楚玉让他们都起来，并未有何动作，但一听到他的话，当即纷纷站起来，披衣。楚玉甚至能听到其中微微松了口气的声音，这让她心中越发疑虑与不安。

四人绕过门口竖立的屏风，陆续离去，屋内只剩下楚玉与那神情高雅的少年。尽管少年的样子纯良无害，可楚玉依旧觉得很不自在，她轻轻地开口道：“你也出去。”她需要一个足够她冷静的空间，既然这少年叫她公主，那么相信她还是有些权威的。

“公主？”少年愕然，似是料不到自己也遭到这样的对待，看着楚玉的眼神随即变得有些奇异，好像指控楚玉做了什么不对的事一样。楚玉被看得十分心虚，但是此时此刻，她自顾不暇，已经没有多余的心思去顾虑别人的感受。

等了好一会儿没等到楚玉收回成命，少年的神情中流露出丝丝奇妙的莫测。他微微点了点头，“既然如此，容止告退。但是，公主倘若有什么事，请随时传唤容止。”

自称容止的少年说完，便不疾不徐地，跟在先前四名少年身后，离开了这间卧房。他走得不快不慢，阴暗的光线里，他的背影孤绝料峭，与温和的面容大不相同。

随后，这间宽大的屋子里，就只剩下楚玉一人，孤独无助像云一样卷上她的身体，楚玉深呼吸了几下，才用力地压制住胸口疯狂滋生的软弱。

即便是旅行时迷失在森林中，在黑暗之中只身摸索脱险的道路，她也不曾有过这样惨淡的情绪。

因为这已经超出了她所能掌控的。

身上还裹着丝被，楚玉下意识地寻找衣衫蔽体。距离床边不远的地面上摆放着一张方形的案几，上面整齐地叠着几件衣服，大件小件层层叠叠的，让楚玉看得有些眼晕，一下子不知道应该先穿哪一件。

不等楚玉深思，被屏风遮挡的门外传来怯生生的女声，“公主，幼蓝来给您更衣了。”

楚玉原想不答理，忽然念头一转，抿抿嘴唇，朗声道：“进来。”

绕过门口竖立的插屏，出现在楚玉视线之中的，是一个相貌清秀、神情胆怯的十五六岁少女，便是自称幼蓝的人。幼蓝穿着浅蓝色的衣裙，端着一只铜盆。她身后还跟着两个少女，两人手上一人捧着一块叠起来的手巾，低头跟在幼蓝的身后。

幼蓝走进来后，先是小心翼翼地看了楚玉一眼，随后将盆放在墙边的六脚盆架上。

楚玉阻止了她接过布巾放进盆中浸湿的动作，“你们两个出去……幼，幼蓝你留下来。”试图用一种熟练的口吻叫出幼蓝的名字，楚玉觉得很别扭。

两个少女不敢有异议，欠身拜了一拜，便慢慢地退出门外。楚玉冷淡地吩咐幼蓝，“你过来，靠近一些。”

幼蓝神色间飞快地晃过一抹不安。她慢慢走到床边，端端正正地跪下，唯恐触怒楚玉。

少女惶恐的态度，让楚玉慌乱的心得到了一丝安慰。方才在面对那名叫容止的少年时，少年不卑不亢的态度，让楚玉无法把握与掌控。她想得知自己是谁，这里是什么地方，最快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询问身边的人。但楚玉谨慎考虑，深知自己的问题也许会招来怀疑，容止看起来一副不好糊弄的模样，相比之下，眼下诚惶诚恐的幼蓝，才是最好的询问对象。

楚玉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这么一天，慌乱害怕得要从别人的胆怯中获取自信和勇气，可是现在事实正是如此。

她需要勇气，让她面对这一切。

稳定住情绪，楚玉微微一笑，“幼蓝，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了？”

幼蓝神情有些畏惧，怯生生地道：“回公主，十六。”

楚玉沉吟片刻，“你来我这里，有多久了？”

“三个月。”

巧妙地引导，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话，片刻后楚玉转向正题，“我问你一些事，答得好了，我不会亏待你，要是你敢有半句假话或欺瞒，可就要多加小心……看着我回话！”最后一句话，她突然抬高音调，语气冷厉，从威慑入手。

面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办法，虽然吓唬一个年纪比自己小的女孩不太厚道，但是楚玉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最后的低喝让幼蓝胆怯地瑟缩了一下。她不敢抗命，怯怯地抬起脸望向楚玉：“公主请问。”

见想要的效果差不多达到，楚玉缓和语气，便直接切入主题：“我是谁？”

幼蓝愣了愣，很不理解楚玉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您是公主啊。”

楚玉心中暗道：你们一直叫我公主，不问也可以知道。她点出了重点：“我问的是，我的名字，我要你说出来。”

幼蓝赶紧伏拜在地：“幼蓝不敢直呼公主的名字。”

楚玉淡淡地道：“我叫你说，你就说，我不怪罪你就是。”她心中急切，想要知道答案，面上却不得不维持着随意淡然的神情，不让焦虑流露出来。

“公主……”声音犹在为难。

在幼蓝迟疑之时，几个呼吸的工夫，楚玉的耐心已经被消磨殆尽：“说！”

楚玉一声低喝，这喝声之中的决断冷厉吓得幼蓝全身打一个哆嗦，跪在地上快速道：“公主姓刘名楚玉，封号山阴。”

山阴公主刘楚玉?!

有一秒钟的时间，楚玉的脑海里，是一片空白的，就连眼前，也好似瞬间失去了视觉。

山阴公主——刘楚玉?

历史上，是有这个人的。楚玉知道刘楚玉是谁。

三国之后，隋唐之前，有一个并不太为人了解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两晋南北朝。

这个时代拥有太多被埋没的华彩，有掷果盈车的潘安，有明珠美玉的卫玠，有凤止阿房的慕容冲、侧帽风流的独孤信、音容兼美的兰陵王、广陵绝响的嵇康、兰亭集序的王羲之，也有……山阴公主刘楚玉。

历史上大部分的公主，都是只有封号而没有名字记载的。而山阴公主刘楚玉，这位生于南朝宋国的公主，她的名字却流传到了一千多年之后。这并不是什么好的名声，刘楚玉之名，在一千多年前就以一种耻辱的姿态，被钉在了淫荡的罪柱之上。

这位公主最出名的功绩，便在于她的弟弟刘子业当上了皇帝后，她对刘子业说：“我跟陛下虽然男女不同，但是我们都是同一个老爹生的，为什么你可以嘿咻那么多女人，我却只能每天守着驸马一人，这真是不公平!”

虽然荒淫的宫廷之中，偷偷寻欢作乐的女人不算少数，但是像山阴公主这样光明正大的问皇帝要男人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简直可说是剽悍!不是一般的剽悍!

美国总统他女儿都不敢这么干，但是一千多年前的山阴公主干了，不仅干了，还干得理直气壮。

而身为皇帝的弟弟刘子业听了她姐姐的话之后，竟然认为很有道理，随后立刻知错就改，精心挑选了三十名俊美少年供她享用。

对于楚玉来说，山阴公主的身份倒在其次，她甚至几乎忘却了方才所感受到的羞耻与屈辱;然而从他人的口中确定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后，她的整个灵魂处在急速的动荡之中，好像周围的世界寸寸断裂崩毁。

一千多年!

时光是多么的恐怖!

身体不是自己的了，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迁。

也许她应满足，毕竟她本来已死去，但是生命却以这样的方式得到重生。这条命，可以说是捡回来的。

可是……

她的家人朋友，她的一切，都离得那么那么遥远，远到即便楚玉竭尽所能伸长手臂，伸得断了，也没有能力触碰到一千多年后 21 世纪的残影。

父亲低沉威严却暗藏亲情的询问，母亲有些絮叨的殷殷关切，兄弟姐妹偶尔飞过的只言片语，朋友欢笑的眼神……全都没有了。

多么汹涌澎湃的灭顶之灾。

那么多的眷恋和羁绊，被时间之刀狠狠地斩断。

痛得她鲜血淋漓。

第三章

FENG QIU HUANG

来路不可溯

说着谢语的，不是山阴公主刘楚玉，而是十余年之后，穿透那如光，越过不可逾越的障碍，来到此地的另一个楚玉。

山阴公主变了，简直就像彻底换了一个人一样。

几日之内，公主府上上下下，都有了这样新的认知。

自从有一日早晨，她将侍寝的五个男宠都赶出门，甚至连平日里最纵容宠爱的容止也没能留下后，山阴公主就变了。

她不再整日纵情享乐，而是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也不叫人服侍，只让幼蓝几个侍女送三餐和打理她的起居，不肯见一见从前几乎离不开的男宠。几名男宠前去求见，都被挡了回来。

一连五日皆是如此。

到了第六日，男宠之中已经有一人按捺不住了。

柳色是山阴公主后宫的男宠之一，他今年十七岁，容颜生得丰润娇艳，喜欢穿碧色衣裳，眉目波光流动之间娇媚无比。楚玉发生变化的那日，他没能轮上侍寝，这些天来屡次求见楚玉不成，心中不免惊疑猜测，便忍不住去找容止。

公主府内苑分别有东上阁与西上阁，贵为公主的楚玉住在东上阁，而相对的西上阁，则住着她的驸马和男宠。

柳色找到容止的时候，容止正靠坐在庭院里的竹林中。竹影疏落里，他手握着一卷竹册，低头专心阅读着。

柳色是后来的，在他到来的时候，容止就已经在山阴公主身边了。山阴公主